

情爱小说

2000-2001

精选

张英 / 主编

- 幸福派 / 万方
- 徐晓婷的故事盒 / 张执浩
- 以后再说 / 赵长天
- 大声歌唱 / 王彪
- 朝着鲜花去 / 张者
- 青春晚期 / 徐虹
- 理性之年 / 唐颖

哈尔滨出版社

红
卷

序

张 弘

爱情是永恒的主题。

之所以如此，不仅仅出于它是人类最本能的情感，还与每个时代爱情的不同表现方式，每个人对它的不同体验和理解息息相关。在文学作品中，涌现了许多传世的爱情小说佳作。在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中，每个作家都表达了自己独特的观点。诸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便迥然相异。那些动人的故事、真挚的情感不仅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更让他们对爱情产生了无穷的向往和美好的憧憬。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度文明的阶段。爱情，已经从它最初的原义——一种相对简单的男女之间相互爱恋衍生为一个涵义复杂的词汇，一种糅合了各方因素的指代。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仿佛也给爱情注入了新的基因，让这种原本应该很单纯的情感孳生出了许多新的东西。性和爱的关系，情与欲的挣扎，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之间的艰难选择，是过拥有爱情的贫穷生活还是过没有爱情的富裕生活的左右为难，时间和空间对爱情的潜移默化，是否经得起现实生活的严峻考验……都融进了现代人的思维，使他们在欢乐和痛苦中苦苦煎熬——这也是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长盛不衰，层出不穷的一个根本原因。

那么，现代人的爱情又是什么样的呢？罗密欧和朱丽叶、梁

祝之类的故事大概是很少见了，如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现代版可能也不多。我想，这并不纯粹是因为现代人的感情日益苍白和贫乏的缘故。今天的社会，已远较那时的社会复杂和规范，这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因此，叶兆言、唐颖、北村、徐小斌、刁斗、丁天、周洁茹等中青年作家们才会产生不同的阐释和困惑。他们笔下的情爱故事也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绚丽色彩，这种差异构成了情爱小说的多彩多姿。

质疑这些情爱小说的真实性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应该把这些近两年刚刚发表的作品看成是作者在当下现实中一种情感和生活的体验，一个作家总是与他身处的社会和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况且，在近四十位作家的最新力作中，我毫不怀疑有几篇就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否则也不会有如此深切的感受和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切肤之痛。在这些作品中，情与爱只是作者想要表现的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许多小说本身尽管描述的是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爱情故事，贴切而传神地刻画了现代人脆弱而善变的情感，但它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男女之间的感情范畴，表达了作者对生活、人生、社会的深刻思考，内心世界和外部环境的矛盾和冲突，浓缩着一个时代的影子。文学的魅力就是在作品中体现作家的思索和感悟、甚至痛苦，尽管《情爱小说 2000—2001》好看耐读，故事都写得非常精彩。

目 录

序 \ 张 弘 \ 1

幸福派 \ 万 方 \ 1

◎ 到头来的究竟是什么呢？幸福到底有没有，还有爱情……陈言忽然想起和朱小北谈恋爱的时候，一次朱小北把她的一只手套落在他的宿舍里了，想到第二天可以为了这个理由再去找她，他高兴得要死。他把那只毛线手套放在枕头底下，晚上等宿舍里熄了灯，他就摸出手套放在脸上轻轻摩挲，想像那是朱小北的手，欣喜而痴迷。

徐小婷的故事盒 \ 张执浩 \ 107

◎ 几乎所有的年轻男子都希望自己能够娶到一位如花似玉的妻子，哪怕牺牲一切，哪怕今后并不幸福，也在所不惜，但他们的希望大多会化为泡影。而我，一个刚刚走出校门，一个连一幕室内剧也没有写出来的愣头青，竟然懵里懵懂地美梦成真了。你叫我如何敢相信这是真的呢？

◎ 此刻，我才真正感觉到，一个像徐小婷这样的女人，一个善待过生活又被生活亏待过的人，是不会轻易地从台

前撤到幕后的，而短暂的告别也仅仅是为了更风光地回来；反之，她的每一次返回也是为了能够更长久地离开。

以后再说 \ 赵长天 \ 141

◎ 他们聊了一夜，像一对交往了多少年的朋友。既像是异性朋友又像是同性朋友。他们不再怕什么了，不再怕影响彼此的关系，不再怕伤害对方的感情。他们已经分手了明天将天各一方。所以他们非常放松，没有负担，没有顾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最隐秘的想法，包括对那么多年婚姻生活的感受，曾经有过的对对方一闪而过的感觉，都一一拣拾起来，仿佛在说着别人的事情。奇怪的是居然使两颗心越来越靠拢，几乎融为一体。非常自然的，他们进入了对方，一点没有勉强，一点也不生疏。

大声歌唱 \ 王 彪 \ 201

◎ 她的嗓子在那阵爆竹似的破裂声中，神奇地藏匿起了声音；后来，当它又有了声音的时候，小薇却已经忘掉怎样用它来说话了。

◎ 小薇停住轮椅，她走到了谷乐清的前面，看着他，看了好久。后来她张开了嘴巴，但她不是跟他说话，从她嘴里飞出来的是轻轻的歌声，她唱给他的歌声。

朝着鲜花去 \ 张 者 \ 259

◎ 张岩正盯着电脑显示屏出神，张岩的妻子柳条推门而入，这使张岩措手不及。张岩在情急之下“叭”地关上了电脑。这种关电脑的方式给张岩留下了后患。这使

讲师柳条心生疑虑，趁张岩上课不在家之机，她打开电脑，从张岩的邮箱里轻而易举地找到花儿的邮件。

① 两个月后，我的朋友张岩和柳条顺利办完了离婚手续。花儿离开了中国又回到了她原来的生活轨道。她的中国之行破坏了一个家庭，而她没有失去什么也没有留下什么。她对张岩的家庭破裂甚至没有说一句遗憾的话。她希望张岩再找一个女人结婚，并说花儿永远是他的花儿。

青春晚期 \ 徐 虹 \ 294

① 我逐渐隐隐发现，安子不但是个能说会道的花花公子，而且是个经验丰富的危险人物。我以前对于追求者的判断经验一时失效。因为我关于安子的判断完全处于两个不同的极端——好和坏。所以我的直觉是，我应该尽快地离开他。

① 你要想爱一个人，你首先得让他觉得你不爱他；你要想让一个人爱上你，你首先得防止自己爱上他；你要想爱一个人同时又让他爱上你，那你最好远离他。

理性之年 \ 唐 颖 \ 335

① 杰克拿着行李从卧室出来的时候，眼睛还湿润着，他好像并不为自己的流泪羞愧，他握着舒欢的手说话，他说什么她一句也听不懂，但很明显他的嗓子哑了，他的蓝眼睛忧伤地看着她。

① 她看见远去的小车窗后杰克转过来的脸，但车子立刻转弯了，她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她在这一刻突然想到，朋友是不是故意留给她和杰克单独道别的空间？

幸 福 派

万 方

一 恋爱中的大熊猫

4月间大楼里仍然很阴凉，朱小北赖在床上不想起来。她不光自己不起也不让陈言起，一直到九点多钟，已经过了上班時間了，她还用两条腿紧紧勾着陈言不放。陈言一边挣扎一边笑着，他不敢太使劲，怕把小北弄疼了，可是听到一门之隔的走廊上不断传来上班的人的招呼声，他知道自己是非起不可了。

陈言抓住朱小北的手腕：“别闹了，啊小北，今天还开职称评定会呢。”朱小北眼睁睁地瞪着他，不吭声，陈言以为她默许自己起来了，然而他的手还没松开，朱小北的胳膊就像蛇一样滑出去，窜到他脑袋上一把揪住他的头发。朱小北可是没轻没重的人，疼得陈言咧着嘴“唉哟唉哟”直叫，两人又打闹了一会儿，朱小北才算放了他。

这对小夫妻住在出版社的一间办公室里，结婚就住在这儿，到现在已经快两年了。现在出版社盖了楼，他们等着到时候能有自己的家。朱小北等得都不耐烦了，嘴上不时地念叨：“老公，买房子吧，咱们买吧，买个两居室，我要两居室，不，我要三居

室，不不，我要别墅，大大的大别墅……”陈言听了就笑。

陈言走后朱小北使劲地伸展四肢，一股懒洋洋的舒服劲儿在身体里流窜，使她不禁叫了出来：哎哟喔喔喔……她拖长声音，这个大懒腰要多舒服有多舒服，伸过懒腰她就望着屋顶发呆，心里什么事也没有，像是被一片耀眼的白光照着，空荡荡的。

过了没一会儿工夫，陈言就溜进她的脑子里来了，随着还有一股美滋滋的感觉也钻进心里。陈言多好啊，对她好得没法说，百依百顺，那么喜欢她，好像她是个公主似的，朱小北抿着嘴角微笑起来。真的，有时候她都觉出自己变得越来越不讲理了，可她才不想检查自己，反而很得意，不讲理多好玩呀！别看陈言是大学生，朱小北不过是中专毕业，可她深知自己有不讲理资格，谁让她长得好看哪！

想到自己的美貌，朱小北忽然心血来潮，掀开被子蹿到衣柜的镜子前。镜子里的姑娘头发乱蓬蓬的，身子白光光，像条美人鱼，刚睡醒的眼睛朦朦胧胧，做梦似的。她把披散下来的长发左挽右挽，弄成杂志上模特的样子，做出一些娇媚的、冷艳的、迷人的姿态，直到感觉有点儿冷了才又钻进被窝里。

朱小北虽然上了护校，可心里并不想真去当护士，她不喜欢医院的气味，不愿意每天面对难受的病人。爷爷朱久学是退休的老干部，托人想办法让她进了机关的老干部活动中心，在中心的保健室工作。她每天穿上白大褂，发发药，给老头儿老太太量量血压，需要的话还给他们打针。她的手又轻柔又果断，像蚊子叮一下就完事了，老头儿们都喜欢让她打针。下班时她总是兴冲冲的，浑身是劲，总想着到哪儿去玩，要不就和陈言在床上闹腾。今天倒休，她能干点儿什么呢？

朱小北躺在床上，心渐渐有点发烦，一早上的快活心境好像变了味儿。“没劲，真讨厌！”她嘟囔一声，猛地翻身坐起来，也不知道自己是在骂谁。

大约十点多钟朱小北下楼了，手里提着精致的小包，准备去逛街。走廊上两排敞开的门映得她的脸忽明忽暗。陈言的办公室门虚掩着，她不由凑近门缝往里看了看，看见一条晃晃悠悠的二郎腿，一双巨大的黑色的运动鞋，没有系带儿，是“彪马”。这是谁呀？

朱小北犹豫着推开门，一个男的，很年轻，靠在陈言的椅子上“哗啦哗啦”翻报纸，扭头看看朱小北，笑了。

“你是汪丽琴吗？”他问。汪丽琴是和陈言一个办公室的。

朱小北不由一愣：“不，不是。”

“你是……陈言？”

“更不是了。”朱小北想笑却没笑。

“那你谁？”

“你是谁？”

“我是新来的，我叫果青。”

果青说着两腿一伸轻快地站起来，向朱小北伸出手，他的心里在想：这姑娘挺漂亮挺有味儿的嘛。果青是学摄影的，历来有独特的眼光，他确实觉得朱小北很吸引人，有一种骨子里的女人味儿，心中一喜。

凭着女人的直觉朱小北立刻有所觉察，两人交谈起来。果青得知朱小北不是他的同事不免有点失望，不过并没有影响谈话的情绪，他微黑的脸焕发出兴致勃勃的光彩，牙齿很白，显得又干净又年轻。

他从扔在地上的一个大背包里拿出一个夹子，里面是他的作品，给朱小北看。

朱小北觉得那些照片都有点让她吃惊，怪怪的，而眼前的这个男孩儿却很可爱，身上有种凌厉的劲头，有点酷。果青很快就表示出对出版社这种地方十分不屑，话音里隐含傲气，朱小北好

笑地听着，被那生动的脸庞和雪白的牙齿所吸引。

有一会儿，果青忽然停止了说话，和朱小北相对而视，这个别有趣味的停顿让朱小北有点不自在。就在这时汪丽琴抱着一摞书走进办公室，看到屋里有人吓了一跳，嗓子被唾沫噎了一下，顿了顿才对朱小北笑了。

“找陈言呀，他不在，开会去了。”

朱小北飞快地回报了汪丽琴一个明媚的笑容，轻快地对果青说：“她就是汪丽琴，和你一个办公室的，你们谈吧，再见。”话音一落，她就轻盈地一转身走出去了。

这一天天气很好，太阳暖暖的，空气清新闪亮，朱小北逛了商店，吃了麦当劳的鸡柳汉堡，买了一条裙子，过得很快活。

春天来了，活动中心照例要组织老干部们春游，为此热闹了一上午。老头儿老太太们全来了，一个个都挺精神。朱小北忙着招呼他们登记，告诉他们可以带家属，孩子也行，把名字写上。有人问这回去的地方有没有水，朱小北只知道有山，老头儿说光爬山多没意思，爬不动喽。朱小北说爬不动就不爬，吸吸新鲜空气也好哇。立刻有人搭茬：就是，喘气你总喘得动吧！又有人问周末的舞会还办不办了，朱小北说这星期停一次，怕你们爬山回来太累，休息休息。立刻又有人反对：不办不好，山可以不爬，舞一定要跳。就这样一直乱到中午，她觉得口干舌燥，真有点累了。

中午，朱小北回奶奶家了。他们住在隔壁的院子里，她想来问问奶奶去不去玩。

奶奶张茹正在厨房里炒菜，朱小北进门就闻到一股很冲的花椒味，还听见奶奶的咳嗽。她叫了爷爷一声，没人回答，就走进厨房里。

张茹的脸被热气熏得微微发粉，朱小北亲热地搂住奶奶的脖

子，逗她说：“奶奶，看你红扑扑的脸蛋儿，真漂亮！”她知道奶奶爱听这话。

“漂亮什么呀，老婆子啦。”

“那就是漂亮老婆子呗。”

“老婆子没漂亮的，只有漂亮姑娘。”

“那就是我啦。”

朱小北和奶奶瞎逗了两句，一面把碗筷摆好。菜炒好了，端到桌上，可爷爷朱久学去拿报纸还没回来。朱小北肚子饿了，不由埋怨道：“真够呛，准是又和什么人聊上了，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还局长呢。”

奶奶随声附和，也埋怨老头子，可她绝不会对孙女说你先吃吧。每回遇到类似的情形朱小北心里都会生出一股不满，忿忿不平的情绪，倒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奶奶感到不公平。

张茹真是个挺漂亮的老太太，到现在还是一副白白嫩嫩的样子。小时候朱小北从来没想过奶奶长得怎么样，大了以后才觉得奶奶的皮肤真好，而她的皮肤就像奶奶。她还发现奶奶的头发天然有点卷卷的，总是发出一股干净好闻的气味。她喜欢奶奶，成年以后这种感情里还掺杂了一份同情，这同情当然是由于爷爷。爷爷是个很讨厌的人，这种感觉从小就在她心里生了根。朱久学对别人说的话从来不感兴趣，他只喜欢听他自己的声音，如果他有兴趣，也只是为了批驳贬低别人。小时候粗心的朱小北好不容易考了一百分，欢蹦乱跳地把喜讯告诉爷爷，爷爷却说：“不对吧，你这个一百分是不是偷看来的？”他最爱说的话是：错了吧又错了吧。明明朱小北没错，他也这么说，把朱小北气得跺着脚地哭，朱久学却高兴得什么似的，眼眼脸笑得通红。长大以后朱小北明白爷爷有时候是故意逗她，可她还是生气，心里不接受他。

朱久学拿了报纸回来，进门一看见小北就说：“哟，又蹭饭

来啦，是不是食堂吃得不好？”

朱小北白了爷爷一眼没理他。奶奶把春游的事和爷爷说了，朱久学脸上立刻浮起讥诮的冷笑，瞟着张茹：“怎么，你想去哇？那帮子人，有什么意思。反正我是不会去的。”

“就你有意思。”张茹不以为然地嘟囔了一声，事情就算过去了。对这样的结果朱小北早就想到了，其实她也并不十分希望他们俩去，可是却忍不住和爷爷别扭，就说：“你不去算了，奶奶你去。”

“算了吧，一个人……”可张茹想了想又问，“你说我去吗？”

朱久学连看都不看张茹一眼，阴阳怪气地说：“谁知道你的脑子有什么问题，我不管你的事。”

朱小北有点生气了：“爷爷，你怎么老是这种态度！”

“什么态度？”

“你说什么态度？”

“好了，吃饭了。”奶奶用眼神制止住朱小北。

吃饭时朱久学开始发表意见，说活动中心把这么多上了岁数的人弄到郊外简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要是有人犯了心脏病怎么办？不是要一命呜呼吗！

“你这个护士我看也是二百五，就你那两下子，你会抢救吗？学过也全忘了，都还给老师了。”朱小北听着，好像回到了小女孩儿的时候，眼里飘着泪花，可她不再是小女孩儿了，一种轻蔑的感觉在她心里动了动：理他呢，臭老头儿。

张茹听惯了朱久学的声音，就像什么也没听到，细嚼慢咽地吃着。

“告诉你，你们俩听着，要是有一天我突然要死，谁也别抢救，骨灰倒到马桶里冲下去拉倒。听见了吧！”朱久学为自己的话十分得意，大笑两声。

吃过饭，朱久学带着还没有尽兴的心情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向奶奶继续高声批评活动中心的工作，在厨房里洗碗的朱小北心想：奶奶呀奶奶，你是怎么和这样一个人过了一辈子的！

快下班的时候，陈言跑回家把米饭煮上了。从前在家里他根本没做过家务，在大学里也是个很能凑合的人，可现在他几乎完全变了，对做家务怀着一种新鲜而亲切的感情。朱小北已经打电话告诉他，奶奶给他们带了红烧鸡，陈言准备再炒个青菜。

本来他们俩是可以住到朱小北父母家的，可陈言有自己的想法，他只身在外，非常盼望着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窝，要是人家知道他有地方住，还会考虑他的房子吗？朱小北为了他放弃家里的方便舒适，让他很感动。

这会儿陈言坐在办公室里，心已经在盼望朱小北了。看到她、听到她说笑的声音在他都是愉快的，她的任性他也喜欢，有时候自己的想法被她一句话就推翻了，心里也会有点儿气闷，可一会儿工夫就过去了。

朱小北回来了，三蹦两跳跑上楼梯，开了门锁，把包往床上一扔就转身出门，从来就是这样。她走到楼梯口，亮开嗓音叫道：陈言！陈——言——

远远的，说不清从什么地方传来陈言的回答，声音在楼道里撞来撞去。朱小北接着叫他，陈言也一声声地答应，有点像捉迷藏。陈言的声音越来越近，不一会儿就出现在朱小北的视线里。她欢喜地冲过去勾住他的脖子，让他抱她回家，陈言怕单位的人看见，赶紧一使劲抱起她就走。

回家后两人一起准备晚饭。不一会儿隔壁就传来电视的声音，是马尔福在他的屋子里打开了电视机。马尔福是个五十岁出头的老编辑，和陈言在一个办公室，他住在楼里是因为他女儿去美国读书，老婆去探亲就再没回来，他的家让老婆的什么亲戚住了。大家心里都明白是租出去赚钱了。

马尔福其实不过五十多岁，但在朱小北眼里已经是老头儿了，他的头发有些花白，但相当浓密，往后梳着，脸色微黄，一对无神的大眼睛木呆呆的，给人一种假相，好像他并不是什么坏人。当然他确实算不上坏人，可他也算不上好人。有他住在隔壁对陈言这对小夫妻来说既有点讨厌又有点有趣儿。

朱小北一边择菜一边告诉陈言，大后天和她一块去春游，嘱咐他买些好吃的，各种零食。陈言显得有些犹豫，她一眼看出不对头，问他怎么了，他说恐怕他去不了，因为同事的孩子要买电脑，他答应帮忙。

“电脑哪天不能买？”

“早就定好了。他是分房委员。”陈言补充了一句，朱小北不吭声了，脸色有点不好看。陈言安慰地说：“没关系，以后咱们自己去。”

“得了吧，我和你不是咱们！”

“为什么，什么意思？”陈言有点诧异，觉得她生气了。

“告诉你，我真的和你不是一类人，有你这样的嘛，什么小破事儿呀，前怕狼后怕虎的，我恨你。”她怨怨地瞪着陈言。

陈言脸上带着惯常的一半糊涂一半嬉笑的神情，不再说话，拿起择好的菜要去洗。朱小北一把揪住他。

“干吗去？”

“洗菜呀，要不你洗。”

“我才不洗呢。”

“那你吃不吃？”

朱小北一松手：“我不吃。”

陈言笑了笑走出门去。经过马尔福的房间，门开着，他目不斜视，懒得和他打招呼。

马尔福呢，坐在一张旧沙发上，眼睛的余光跟随着陈言的身影，直到他走过去就起身把门轻轻地虚掩上。这动作完全是下意

识的，出于一种窥视的习惯。他把电视机的音量调小，侧耳听着外面的动静，没什么特别，只有水龙头在“哗哗”响。那么朱小北呢，她在干什么？马尔福蹑手蹑脚走到门后，从门缝里向外张望，陈言家的屋门半开着，没有一点动静。水声一停他连忙退回到沙发上坐下。

陈言拿着洗好的菜穿过走廊，走回屋里，一推门看见朱小北在床上躺着，好笑地问：“怎么，这会儿要睡觉哇？”

朱小北大幅度地翻了个身，把后背冲着陈言。陈言想了想，坐到床边推推她。

“好了，起来吧。”

他没有得到任何反应。他沉吟了一下：“好，那我也歇会儿。”说着就往后一仰，紧挨着朱小北也躺下了。

一般来说朱小北不会让他躺下，她拼死拼活会把他推下床；偶尔有另外的情形，朱小北会突然搂住他亲他，像个小疯子；还有的时候呢，比如像今天，朱小北简直就成了一段木头。遇到这种时候陈言可以哄她，也可以等待，他知道朱小北坚持不了多久。

屋里的光线很快暗下去，昏暮以一种沉缓的力量罩住他们，像是把世界都麻醉了。可是过了一会儿，门外飘来一股排骨汤的香味儿，啊，马尔福一定又在下面条了。排骨汤面多好吃呀！

朱小北慢慢把身子放平，朝陈言的方向瞥了一眼，发现陈言在看着她，立刻扭过脸去。

“小北，嘿，小北……”

等陈言叫到七八声的时候，朱小北答应了他：“干吗？”

“你饿不饿？”

朱小北心里想笑，使劲咬住嘴唇。

“我可饿了。你听见没有，我都要饿死了。”

朱小北的脸板得紧紧的，眼睛里闪烁着小小的、要笑的火

星：“那，那咱们怎么办？”

“我说干脆，咱们出去吃得了！”陈言一使劲坐起来，带着兴冲冲的情绪伸手拉朱小北，“起来，别赖啦，快起来！”

朱小北咻咻笑着，让陈言费了很大的力气把自己从床上拖起来。虽然饭已经煮好了，可他们还是决定出去吃，这样的话感觉会和在家庭里不一样，变得新鲜。朱小北换了衣服，照照镜子，陈言故意凑到她身后冲她做了个怪相，招着朱小北白他一眼，然后两人就有说有笑地走出门。

马尔福听见一阵脚步声，觉得好生奇怪，刚才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会儿要上哪儿呢？听到陈言问“老东北”还是“小四川”，他明白了他们是出去吃饭。那刚才他们在屋里干什么来着？难道是办那事儿？马尔福肯定了自己的猜测，而这个猜测弄得他心里有点乱，对着电视机愣了半天。

后来朱小北和陈言在“小四川”吃饭的时候，马尔福用钥匙打开办公室的门，给老婆打了个越洋长途。隔时差，隔着宽阔的大洋，电话线的另一头老婆的声音如故，语气却早已发生了变化。现在马太太爱使用一些倒装的句子，还老假装客气，对马尔福说：你可以这样、可以那样嘛，马尔福已渐渐习惯了这一切。

而“小四川”里像往常一样，生意不错空气污浊。朱小北和陈言在一片闹哄哄的人声里头对头地说话，亲亲密密，你一言我一语，列数了他们能想得起来的所有旅游胜地。最后做出决定，去夏威夷，去享受那里雪白的沙滩和碧蓝的大海。

二 纸饭馆

早上，汪丽琴提着灌满开水的暖瓶从楼下上来，走进办公室，这时候陈言已经坐在桌前，正往茶杯里放茶叶呢。汪丽琴很自然地走过去用刚开的水给他沏上茶，陈言很自然地说了声谢

谢。他注意到汪丽琴的脸色发黄，眼睛有点肿，心想她可能又哭了。

汪丽琴属于那种长相平平、年轻时不显得年轻、老了也不会显老的女人，性情温和，用陈言的话说，她很正常。从他来到出版社，他们之间没有过任何矛盾，关系很融洽，应当说汪丽琴和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大的矛盾，除了一个人，她的丈夫。

命运对汪丽琴这个平平常常的女人是公平的，捉弄了她，让她和一个风流的男人结婚。她丈夫杜震是电视台的编导，汪丽琴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他的结发妻子很年轻时就死于癌症，有人说是让杜震气死的，这话当然是别有用心，恶心杜震的，然而也说明了他是个怎样的人。

一段时间以来，杜震和一个外地剧团的女演员好了。开始时汪丽琴只是有所感觉，她接到过那个女人的几次电话，很快能分辨出她的声音。每次那声音总让她受到惊吓，让她不知所措，内心压抑，渐渐地她不再相信杜震的解释，当面就看穿他的表演。可杜震坚决否认，态度强硬，把汪丽琴镇住了。

汪丽琴多么渴望过普普通通的生活啊！可她被推到一个难堪而痛苦的境地，单位的人都隐约知道她丈夫有外遇的事。昨天晚上那女人又把电话打到家里，汪丽琴刚接就被杜震抢过去。那个电话之后，汪丽琴一夜都半睡半醒，陷入混乱的幻象之中。她不知道那个女演员长什么样，对她的想像很模糊，而杜震却无比真实，赤裸着身子，和一个没头没脸的女人抱在一起。

这种日子对一个像汪丽琴这样的女人来说，实在是受煎熬。她软弱，没有能力对付，被猜忌和痛苦弄得昏头昏脑，忍不住把一切事情对身边的陈言说了。从那以后陈言再也没有和别人议论过这件事，汪丽琴信任他，他当然不能辜负这份感情。

中午，马尔福去食堂买饭了，陈言问汪丽琴去不去，她默默地摇摇头，从包里拿出自己带来的饭盒，里面装了满满一盒酱牛